

论《神曲》中的基督教人文主义

张晓恒

(湖南大学,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但丁的《神曲》作为中世纪向文艺复兴时期转型的代表性作品, 在表现基督教背景下的人文主义思想上有着典型性。论文试图通过分析作品中对基督教“三位一体”在结构上的投射和在表现人的“理性”与“自由意志”上的倾向, 以及对于《地狱》第七圈中自杀者变树情节的思考, 来论证但丁在那个特殊的思想转变时期作出的现世思考。

关键词: 《神曲》; 基督教人文主义、自由意志

中图分类号: A **文献标识码:** I1

纵观自古希腊以来的文本,《神曲》无疑是最符合基督教审美的著作之一。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但丁本人就是虔诚的信徒。但丁接受了基督教神学的本体论,整部《神曲》自始至终都在表现上帝是“万物之源”,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但在这些强大的上帝之力的笼罩下,但丁又在文本中表现出强烈的现世关怀,有着浓重的人文主义倾向。这种人文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作品鲜明的向“三位一体”基督教教义致敬的时空结构中,而且体现在对于其中人物的塑造里。但丁作为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民族诗人,能够在基督教的框架之下找到人文主义的“新意”,既是他本人的天才创造,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结构上对《圣经》的照应

但丁从黑暗的森林起步,经历了地狱、净界(炼狱),最后在贝阿特丽采的引领下到达天堂,这一过程与《圣经》中所描述的“原罪——审判——救赎”的过程是一致的。而地狱篇中作为前言的诗1篇,地狱33篇,炼狱33篇,天堂33篇,合在一起共100篇。但丁严格地按照三行一节的方式抒写,三行联韵一贯到底,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但丁三联韵”。除了在《神曲》的结构上对这个概念有照应之外,在对人物的设计和整部作品的逻辑上也都在遵循这个“三位一体”。体现了但丁的基督教神学宇宙观。

在空间上,首先突出的是上帝的至高地位——上帝一神论的体现。但丁与宇宙观是脱胎于中世纪教会神学的。虽然在早期,“地狱”、“炼狱(净界)”的说法还没有统一,但在教会的解释中,好人的灵魂上天堂,而恶人的灵魂下地狱是大部分基督教文化的共识。除此之外,“炼狱之火”这个概念也在西方教会中流行。而但丁在《神曲》的三个部分又分别细分了很多层次,也是神学权威性的一个体现。

但丁的“地狱——净界——天堂”之旅是在35岁的复活节前夕开始的。他以一种昏沉的状态进入了幽暗的森林,第二天见到维吉尔时已经是黎明。但这个讲述旅途“见闻”的过程看似是顺序的,但其实是在以回忆的方式,把时间放置在一个梦境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净界和地狱的部分,但丁分别使用了不同的计时方式来表述时间:太阳方位计时和月亮方位计时。比如在但丁下入地狱第四圈的时候,维吉尔说:“……现在,我们可以下降到更苦恼的一圈了;我们出发时候上升的星宿,现在已经向下落了,我们不能够逗留的太久。”^①在《地狱篇》中,除了开头和结尾,都没有出现太阳计时;但是在《净界篇》中,象征着上帝绝对权威的太阳计时出现了。孟都发的沙台罗给初入净界的维吉尔和但丁讲述了这里的时间:“好人沙台罗用手指在地上画一条线,说:‘你看罢,这不过是一条线,但是日落以后你便不能

^① 但丁,《神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33页。

越过。并非有什么阻碍物来反抗你，只是因为夜间的黑暗；黑暗使我们的意志丧失效力。太阳被囚于地平线下的时候，虽然黑暗，也不妨下降于幽谷，或逡巡于山侧。”^② 还有在第七层中维吉尔安慰踟蹰不前的但丁：“太阳下降了，夜色已临了，不要停止，加快步伐，趁西方还留着那一丝余光。”^③这就体现了一个基督教语境中关于黑夜-白天，太阳-星月的观念。在圣经文化中，白天和黑夜分别代表着光明和黑暗两种不同性质的力量。而且在但丁所处的中世纪，用太阳月亮的运行来计时是非常普遍的。

这场救赎之旅在时间上于耶稣的“受难—复活”也有着相似之处。首先，但丁实在复活节前夕开始自己的旅途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到达净界的第五个平台时，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地震。但是在地动山摇之后却是一种“狂喜”的情绪。“……大家都叫着我能辨别清楚的是：‘光荣归于在天的上帝！’我们立着不动，踟蹰未决，象那些牧羊人初次听到这赞美歌一般，直到地震停止，歌声完结。”^④在圣经中，《路加福音》第二章“天使报信给牧羊的人”就是这句“光荣归于在天的上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正是在讲述耶稣基督的诞生。

二、原罪与灵魂：人的宗教理性

在中世纪向文艺复兴时期的转型过程中，“人”的概念也在宗教和世俗的碰撞里不断趋于完备，而这个过程也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被反映了出来。尤其是在但丁的《神曲》中，对于“人何以成为完整的人”这个命题有着具有代表性的探索。毫无疑问地，在但丁所处的时代，人是有着双重身份的——既是宗教意义上的、生活在上帝权威之下的人；同时也是世俗的、强调自由意志的人。对人的本质的探索是驱动这两者碰撞的动力之一。在《神曲》中，但丁设计了一系列的通往天堂的“关卡”就是这种探索的体现。虽然这些“关卡”的设置符合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在基督教的壳子里面讲故事，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但事实上，上帝已经不再是一个托马斯·阿奎纳的宗教意义上的终极目的，而变成一种道德的、精神上的升华。换言之，人通过对地狱、炼狱中罪责的自省，最终达到自我精神的完善。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人文主义“人本精神”的主题。而这种探索又注定了基督教必须与人文主义的世俗感发生冲突，最后彼此让步，成为《神曲》中呈现的模样。

在《旧约》中，上帝造人是依据自己的肖像的。“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形成了人，在鼻孔里吹了一口生气，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上主天主在伊甸东部种植里一个乐园，就将他形成的人安置在里面。”（《创世纪》2:7-8）这就是基督教中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的由来。但是上帝在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之中享受幸福的时候，特别告诫亚当和夏娃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实，“因为那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创世纪》2:16-17）

基督教最基本的观念是原罪。这份原罪在《神曲》中最鲜明的体现就是但丁在维吉尔的带领下游历道地狱的第七圈时看到受难的弗兰采斯卡和保罗。但丁一方面用他们的受难来表现犯下淫欲之罪必然受到惩罚。但是但丁同时又对他们表现出了巨大的怜悯，甚至悲痛得昏死了过去。这也就体现了他作为在基督教信徒的人文主义精神。从某种程度上，实在人与神的博弈中达到了一种平衡。

这种理性还表现在人的自由意志。完整的人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哲学与神学的地位关系发生的质的变化。原来从属于神学的哲学开始独立出来，和日益与世俗格格不入的神学分庭抗礼。人变成了独立的，有“自由意志”的人。自从文艺复兴时期出新的哲学观念之后，文学和哲学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是但丁不再把上帝视为绝对权威的原因之一。不过

^② 但丁,神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 203 页.

^③ 但丁,神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 314 页.

^④ 但丁,神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 275 页.

虽然如此，但丁所处的中世纪末期，市民阶层刚刚开始兴起，他笔下的人文主义是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的。

三、“树”的隐喻

有学者认为，《神曲》体现了但丁对于文学立言者向立法者发展的倾向。其论据之一就是他开创性、综合性的地狱系统并不是人间现实社会法律体系的镜像，而是感官世界与意义世界的综合体。在但丁创造的富有想象力的惩罚模式之中，自杀者变树这个刑罚可以说非常耐人寻味。阅读西方经典作品时，经常能发现“人变树”的情节。斯宾塞的《仙后》中就提到了 Redcross 骑士和 Duessa 妖女遇到变成树的一对情人；《金枝》中提到的“杀死祭司”、“折断树枝”；之后的威廉·布莱克也曾自比为树来宣泄革命热情（A Poison Tree），伍尔夫也在《达洛维夫人》中频繁使用“不要砍树（do not cut the tree）”短语，夹杂在大段的意识流动中间……想要深入理解这些作品，就不能掠过“人变树”和“折断树枝”的隐喻。而《神曲·地狱篇》中对于“自杀者森林”的描述无疑是这一隐喻传统的源头。想要理解这一隐喻，就必须从宗教谈起。当然，从但丁的坐标向前看，树的隐喻还可以追溯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古希腊神话中变成了月桂树的达芙妮。因为以《神曲》为界，之前所出现的大部分作品中的树的隐喻都包含极为相似的思想内核，可以统一在对《神曲》文本的讨论中，故不再单独分析。

在第十三篇的开头，刚刚进入第七圈第二环的但丁使用了“缺失”（Privatio）的风格来开启自杀者森林之旅：

No green leaves, but of dusky hue,

No smooth bows, but knotted and warped,

No fruits were there, but poisonous thorns,

No breaks so harsh and dense have these savage beasts

That hate the tilled land between Cecina and cornetc.

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排比——每句以“No”开头、以“but”连缀，是一种“否定的”风格。在文体学上，否定的风格就像这个章节要描写的自杀“罪行”一样，不仅是一种对上帝的亵渎也是对未知的抗拒，在自杀者尚未现身之前，已然显现出了一个衰败幽暗的图景。在这种气氛之下，人类的境遇已经使读者下意识的忧虑，悲悯。随后，但丁用折断树枝的描写再现了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第三卷开头的景象：

当我把第一棵小树从地上拔起来的时候，它的根断了，只见从树上渗出一滴滴黑血，污染了土地。……只听得土丘深处发出一声悲惨的呻吟，又一个声音好像在回答我的祈求。它说道：“埃涅阿斯，我好可怜啊，你为什么要伤害我啊？我就埋在这儿啊，不要动我，不要玷污你虔诚的双手吧。……”（《埃涅阿斯纪》3,13-68）

如果说维吉尔使用这个“折枝”的情节是直接或间接取自古代祭祀中的某种仪式，那么他很可能已经意识到了隐藏在这种仪式背后的权力更迭（植物崇拜）的暗示，但缺少相关实证，其合法性很难论证。只能说在维吉尔、但丁时代，这种哲学思考是可能存在过的。那么，从维吉尔那里直接借鉴而来的“死人变树”“折枝流血”的情节与宗教的关联是否仅仅只是这样的简单哲学背景的照映？想知道答案，我们必须把目光稍稍前移，从整个地狱的第七圈开始

分析。

第七圈是地狱的中部，体现了但丁对“道德”的界定，当然，这里也是对于暴力者的惩罚场所。暴力罪被但丁由低到高分类，分别是：对他人暴力（Homicide）；对自己施加暴力（Suicide）；亵渎上帝（Blaphemy, Sodomy, Usury）三类。而他们的惩罚模式也从在血河流中被炖煮，到变成树被哈比啄食，再到在荒漠中忍受炙烤。乍看上去这只是作者的奇绝想象，但其实但丁在《飨宴》中已经提出过在上帝之下的生命的六个层级（angelic, human, animal, vegetative, mineral, and elemental.）而三位一体也是指人需要有生活的权力（power of life），意识（sensation）和理智（reason）。无疑，在第一层——对他人施暴者中，他们必然从人类降级为了动物，他们是缺少生活的权力的；而自杀者再降一级，变成植物，意识和理智都退居二线；而亵渎上帝者则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力。

现在再回过头看自杀者变树这个情节，其宗教意味就变得很好理解了。自杀者的罪行是比普通对他人施暴者的罪行严重的，在宗教上需要被惩罚，被再降一级。而自杀本身，也带有一种“代行上帝权力”的僭越意味。而第二环的出场者 Pier delle Vigna 就是一个更加明显的双关。Pier 是暗喻作者本人的圣人彼得，Vigna 则比喻 Vineyard，也就是说，这又是一个从“人”到“植物”的转变，与自杀者森林中的毒树相呼应。

至此，我们可以简单地了解到，树/植物在中世纪背景下的宗教意味之一——上帝之下的六个生命层级之一，被降级的存在形式。但不能一见到文学中的“树”的意象，就一概而论。在弗雷泽的《金枝》中，崇拜树神的理由最初在于树木本身是树神的身体，因此不可以砍伐，进而认为树木是树神可以随意来往居住的处所，或有祖先灵魂寄居于树上。在《圣经》故事里，亚当夏娃吃智慧树果实而被逐出伊甸园。树——毫无疑问地——有着接受程度更高的隐喻含义。如“生命”、“新生”、“智慧”，甚至国家和权威……这些甚至在《神曲·天堂篇》《炼狱篇》有大段的提及。但在理解上都比较容易，故不再过多探讨。

而在神话传说中，中国本土也有很多形态丰富的树神崇拜。不仅像《山海经》、《淮南子》这样的文字记载，在出土文物上也很有发现，并且也逐渐从巫术的“神树”转变为宗教的“树神”。所以《神曲》所展现的树的宗教意味是具有跨文化的研究价值的。

四、结语

但丁的《神曲》中展现出了在西方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动荡。从以神为主的基督教理性到以人为主的“人文主义”。需要注意的是，但丁并不是支持一个而反对另一个，他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做法，用富有个性解放意义的人文主义精神去调和来自于中世纪的严肃苛刻的宗教理性。基督教是这部作品的背景音乐，无论是严整的结构框架还是凸显了人的自由意志与理性并存的人物，都是在宗教的影响中表达自己的变革之思，这影响了后世近 700 年的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

- [1] 但丁.神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2] 刘会凤. 灵魂的寓所—但丁《神曲》的宇宙观[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
- [3] 张春杰. 但丁思想研究[D].南开大学,2009.
- [4] 李雪梅.简论但丁《神曲》中人与神的对立交融[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116-121.
- [5] 姜岳斌.但丁:中世纪伦理思想的映像与整合[J].外国文学评论,2005(03):107-114.
- [6] 姜岳斌.《神曲》中的诗人与但丁的诗性隐喻[J].外国文学评论,2003(03):112-121.
- [7] 肖四新.基督教人文主义——从《神曲》看但丁的宗教哲学观[J].国外文学,2001(01):37-42.
- [8] 刘建军.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人学观与但丁创作[J].外国文学研究,2000(03):56-60.
- [9] 陈鹤鸣.但丁《神曲》宗教灵魂观念探源[J].外国文学研究,1998(03):20-24.
- [10] 胡志明.但丁与基督教文化[J].外国文学评论,1992(03):61-68.

Study on Christian Humanism in The Divine Comedy

Zhang Xiaohe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Since ancient Greece, *The Divine Comedy* has been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Christian humanist works. The main reason is because Dante was a devout believer. He accepted the ontology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d the entire *the Divine Comedy* shows that God is the "source of all things" and the "supreme ruler" of the universe. But under the shroud of these powerful gods, Dante showed a strong concern for the world in his texts, and he had a strong humanistic tendency. This kind of humanistic thought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time-space structure that pays tribute to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but also in the shaping of the characters. As an Italian national poet at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Dante was able to find the "new ideas" of humanis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ristianity, which was not only his own genius creation,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Keywords: *The Divine Comedy*, Christian Humanism, Free Will.